

就算海水 淹没岛屿

《萌芽》《花火》极具人气作者全新力作
她把青春的烦恼与残酷描写得诗意而温柔

Jiu Suan Hai Shui
Yan Mo Dao Yu

辜好洁 著

我遇见你，是一件很伟大的事。

就算海水
淹没岛屿

Jiù Suan Hǎi Shuǐ
Yān Mò Dǎo Yǔ

辜好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就算海水淹没岛屿 / 辜好洁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47-3750-0

I. ①就… II. ①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5228号

书 名 就算海水淹没岛屿
编 者 辜好洁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解学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750-0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你也会躲在没有光的角落里“哭泣”吗？

第一话

-01-

她梦见自己变成了海上的一座孤岛。

岛上鸟儿不来，鱼儿不来；没有树木没有花，只有灰蓝色的海水常年上涨，一点点遮挡住视线，她变得越来越小。

她觉得冷，觉得孤单，天色暗下来时觉得害怕。她只好紧紧包裹住身上那些光秃秃的泥土，阻挡它们被海水吞噬。

我要消失了吗？

我会消失的吧。

空虚无事的日子里，她每天只是想着这些问题。

-02-

教室的灯忽然被打开，原本弯腰蹲下正将东西塞进抽屉的女生停止动作，一脸慌张地看向门口。打扫完公区回来的雪绪显然没料到教室里还有人，怔然几秒，很快恢复了平静。女生受惊的表情却让气氛莫名紧张。似乎撞见了什么尴尬场景，雪绪提着拖把和水桶站在门口，一时不知该继续走进

去还是转身退出。

就在雪绪犹豫的间隙，女生慌乱结束动作，从靠近窗口的座位退出后奔向后门，因为紧张，一路磕磕绊绊，桌椅被带动产生不小的声响，在女生的膝盖和小腿上留下几处泛红的印子。

后门已经锁住，女生推了几次打不开，只好折回前门，与雪绪有了不得已的近距离照面。两人再没有交集，雪绪也能认出是坐在自己前座的女生，这样看起来，她比雪绪印象中更瘦弱些，个子也不高，眼睛是偏琉璃的灰色，皮肤呈现出病态的白，刘海很长，在低头时掉下来盖住眼睛；她受到的惊吓因为靠近雪绪而进一步加剧，连呼吸也急促起来。

“那个……”

两人擦肩而过时，雪绪听到细弱的声音。

“不是我……”

女生说完这一句迅速逃走。

走廊上的声控灯应声亮起，楼梯间传来女生“咚咚咚”飞快下楼的脚步声。

雪绪接着做自己的事情，将拖把和水桶放到清洁区，然后回座位取书包。

傍晚，窗口铅灰色的天光与白炽灯的光线混合，淡淡地映在雪绪平静的脸上，雪绪弯腰将书包从抽屉里取出一半才愕然发现，刚刚那个女生……似乎也是在这个位置。

旁边的座位同样安静地沐浴在铅灰色的天光与昏白的灯光里，雪绪伸了伸脖子，看到旁边座位空空的抽屉里果然躺着一封蓝色信箋。似乎能预想到男生发现信件时漠然的模样。的确是习惯了，连自己这样的旁人都无意间习以为常，何况当事人。

雪绪缩回脖子，取出书包，放进书本，抬头时眼睛被白炽灯的光刺中，她皱起眉头，沉默许久后喃喃开口道：“搞什么啊。”

雪绪背着书包离开学校，走很长一段路才到车站。暮色四起，街上很热闹，女生形单影只，偶尔也有骑着摩托车的少年们从身边经过，后座的男生回头冲雪绪吹口哨，雪绪自然没有反应，面无表情只顾脚下的路。

等电车来，好在此时人不多，很多时候雪绪能顺利找到空位坐下。过了放学时间，电车上的学生很少，除了雪绪常常这个点乘车外，还有一个男生，他和雪绪一样身穿远景中学的制服。雪绪平日对周围的事物了解不多，不知道他是哪个年级的学生。男生通常坐在雪绪对面的位置看书，雪绪对陌生人很少有好奇心，基本上她只会翻翻白天课堂上做的笔记，有时也会玩玩手机游戏消磨时间。

第十二站是雪绪的终点站。

附近的超市在搞促销活动，雪绪会折进去买些特价的蔬菜瓜果之类，只有草莓蛋挞是无论特价与否都常常在买的，那是妹妹雪衣最喜欢的零食。

提着两大袋东西走出超市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

彩色的路灯将矢野的天空点亮。

7

-03-

雪绪途中购物花了些时间，回到家时快七点半，只工作到七点的钟点工阿姨已经离开，雪衣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听到开门声，小女生欢欣地跑到门口迎接姐姐。

“动画看完了吗？”雪绪一边换鞋一边问。

“嗯，还有一点点。”雪衣回头看了看电视屏幕。

“那雪衣先去看吧，我马上准备晚餐。”

“我想帮姐姐提东西！”雪衣望着姐姐，用脆生生的声音说。

“好。”雪绪摸摸妹妹的头，笑着答应。

除了晚餐用的食材，雪绪把其他东西放进冰箱里。一室一厅的房间，被阿姨收拾得干干净净，阿姨还负责清洗两姐妹的衣服，还有接送雪衣去补

习班。早晚餐雪绪会亲自做，雪衣很喜欢吃雪绪做的东西。

其实这样的空间并没有到要请钟点工的地步，是姨妈的坚持。置身于这样装饰温馨、家具齐全的房间里，雪绪偶尔会有种错觉，以为现在的一切只是虚幻的梦境。

父母意外过世后，不怀好意的亲戚为了遗产将尚且年幼的两姐妹送去了孤儿院。后来又又被孤儿院送出，她们在不同的人家里水草般漂浮地生活。那时候的境遇让小小的雪绪如履薄冰，于她而言，生活是随时会发生变数的存在。

直到远在国外的姨妈回国，辗转找到姐妹俩，她们的生活才得以稳定下来。姨妈对两姐妹的疼爱比之雪绪的亲生母亲更甚，起初两年她坚持留在国内照顾雪绪和雪衣，为此差点失去她的家庭和事业。此时的雪绪已经足够坚强，承诺能好好照顾雪衣，姨妈才不舍地回了美国，之后每年回来和她们住两个月。半年后姨妈也担心两姐妹住原来的大房子会寂寞，所以同意了雪绪坚持搬出去的请求。

以前听母亲说过，姨妈年轻时为爱出走，背叛了整个家族，在多年后为了两姐妹却愿意留在国内。姨妈的疼爱是出于愧疚又或者是怜悯，雪绪不得而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的她能和雪衣在一起好好生活，已经让雪绪很满足。至于其他，并不重要。

雪绪围上围裙，盘起头发，开始准备晚餐。雪衣坐在餐桌前专心地吃草莓蛋挞。

“慢点吃。”看到小女生沾了满脸的碎屑，雪绪在一旁温柔地提醒。

“姐姐买的草莓蛋挞最好吃了！”雪衣微眯着眼睛，开心地感叹。

每次看到雪衣像只小猫一样一脸满足地啃蛋挞，雪绪无论之前怀着怎样的心情，内心里都在那一刻转变成明晃晃的大晴天。

十三岁时，雪绪甚至有过要做蛋挞师的梦想。

并不只是蛋挞师。

雪衣嚷着“能天天喝兰姆馆的珍珠奶茶好开心！”时，雪绪的梦想是做奶茶调配师。

雪衣指着电视里同龄小演员羡慕地说“姐姐，她的衣服好漂亮！”时，雪绪的梦想是做服装设计师。

雪衣迷上的某部动画因每天只播一集而委屈地“好想一天看两集！”时，雪绪的梦想是做电视台的导演……

为了让“雪衣”这颗星球永远闪闪发光，“雪绪”这颗小卫星失去全部的光泽也没关系。

十六岁的雪绪，体内能感知幸福的触角，在流失的年华中逐渐断掉。

于是雪衣的幸福，变成自己的幸福。

没有哪个哲人说过：幸福感一定要源于自身才真实。

-04-

每天晚上照顾妹妹洗漱完躺进被窝里，雪绪才开始做作业忙自己的事，睡觉时间基本在十二点，早上六点起床做早餐和准备中午要带的便当，七点二十分出门去学校。阿姨会在八点过来，期间近一个小时雪衣独自在家，好在雪衣很乖很听话，雪绪才渐渐放下心来。为了缩短雪衣独处的时间，雪绪总是尽量控制能赶在上课前到就好。

尽管如此，她也并不是最后到的学生。

在学校门口果然又遇见总是一副慵懒模样的男生。和其他男生寸头的呆板模样不同，他的头发保留着合适的长度，因为他成绩好、家境好，势利的学校并不多加追究。黄色的制服和白色衬衣，因为身形优异，即使是制服穿起来也比别人更好看。在初春的晨光里，这样走过来时，清冽的光落得他

满身都是。

两人互望一眼，男生点点头示意早安，雪绪并不回礼，一是不习惯，二是知道男生并不在意。两人不说话，一前一后进入教学楼，上楼梯，走进教室。雪绪走路很快，总是在前面。有人始终走在身后让她感觉很不自在，于是雪绪加快步伐，可惜男生长手长腿，走起路来看着慢悠悠，但雪绪与他的距离并不能拉开很远。

雪绪坐下后还未拿出早读的课本，熟悉的阴影便覆盖过来，不用抬头也知道男生已经拖着包站在面前，雪绪侧身让他进去。教室里的女生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看过来，男生照单全收，心情好时会回以微笑，嘴角的弧度很轻，眼睛是有电的那种，学校里有传言，任何人和他对视不能超过三秒，会晕掉。

是全身上下都带着光的人。

他有好看的脸，一米八三的身高在男生堆里也出类拔萃，听说父母是外交官或者是驻外记者，总之是让人羡慕的职业。遗传到良好的基因，头脑也好得没话说，虽然常常在课堂上睡过去，成绩却是雷打不动的第一。每本课本的第一页空白处都用好看的字迹留下“关真宴”三个字，连名字也让人产生好感……但是，在雪绪眼里，那些光却是灼人的温度。

性格复杂难以捉摸，笑起来可爱萌系秒杀一片，阴沉下来又像死神附体，冷峻得让人畏惧。对待感情很轻浮，高一过去大半学期，女朋友换了好几个，都是年级里备受瞩目的美女或者才女，甚至还有高二高三的学姐。虽说都是女方主动，但来者不拒并不是好风度，最近的绯闻女友是同班的纪尤佳，依旧是年级里耀眼的存在。

雪绪不知不觉间了解到的，关于他的信息。

雪绪不是花痴少女，相反有着不合年龄的老成、客观，早早看透一切，即使在感情方面没有经验，但对于爱慕、暗恋之类，想想就已经很无力。

两人自开学来便是同桌，交谈的次数却几乎为零，偶尔也是有对话的，比如男生睡得迷糊时问“下堂什么课？”女生慢条斯理地回答“物

理”。女生的橡皮擦掉到地上怎么也够不着时，男生会弯腰轻易捡回，女生说“谢谢”，男生起初会笑着回答“那下次请我吃冰淇淋答谢吧”，被女生漠然地无视了几次后也不再多说了。

雪绪想，在关真宴的字典里，自己大概也被贴上“冷漠”、“淡然”、“麻木”、“没有任何趣味”等标签。

和往常一样平淡地上课下课，雪绪抄笔记到手发酸，转头看窗外缓解眼睛疲劳时发现关真宴也和往常一样睡得很熟。和别的女生不同，雪绪盯着他安然入睡的脸时不会脸红心跳，倒是有些不公平的愤恨跃出来。有的人拼死拼活背书练题才勉强及格，而有的人，却能睡出好成绩。

出神的瞬间有粉笔头扔过来，雪绪以为目标是自己，却不想飞行的路线比想象中短，粉笔头砸到前座女生的头上。白色的粉末将女生的头发也染白一小片，粉笔头掉到了地上。女生腾地从座位上立起来，看来受到的惊吓不比昨晚少。

“凌音你上次的测验考了几分，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三十九分吧？”老师沉声道。

数学总分一百五分，及格线是九十分。班上有人笑起来。

女生的双腿颤抖着，没有说话。

“脑子不好就多努力，今天讲函数这么重要的内容你居然还有心思走神！”注意到女生背后还有个睡着的人，老师没有继续走近，只是声音愈发严厉，“你不要以为坐在第一名的前面就有好成绩，好头脑是不会传染的，你要是有关真宴一半聪明，我也不会管你，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女生依旧低着头没有说话，拳头却捏得很紧，露出泛白的关节。

“你给我站着上课，好好反省反省，下次再违反我的课堂纪律就站到走廊上去！”

雪绪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依旧站着的凌音身上，女生的头低得厉害，雪绪猜想此时的她一定眼眶湿润，下唇被牙齿用力咬出一片死白色。

说起来，那封信……

雪绪终于想起信的事来。

早上过去了三节课，关真宴似乎还没有看过那封信。雪绪留意了一下男生的抽屉里，书包占去大半的空间，看不到信的踪迹。

没有发现吗？雪绪看向关真宴时，他依旧不受影响地紧闭眼睛。太阳已经升起来，有阳光跳跃在窗台上，密密匝匝的细小微尘在光芒里旋转又消失不见。

男生腕上的手表镜面反射出一小团亮光，若无其事地在教室侧面的墙壁上忽闪忽灭。

-05-

凌音的罚站持续到中午放学。

下课铃打响后老师收拾讲义出了教室，同学们也三三两两地结伴去了食堂。没有人说结束，没有人注意到她。女生保持着孤单的姿势站立在那里，头垂下去，像一块凝固的冰。

“可以坐下了。”雪绪说。

凌音迟钝地回过头来看着雪绪。她的眼神空洞得出奇，琉璃灰的瞳人没有光泽，木偶般的呆滞，盯久了会感到一阵发怵。女生受惊的脸皱巴成一团，好像冬日被人遗弃在路边的小狗。

“可以坐下了。”雪绪又说一遍。

凌音这才点点头，刚要坐下，门口传来唤她的声音。

“凌音，一起去吃午餐。”一个女生站在门口，视线停在凌音身上。

雪绪印象里常常看到她来串班，找凌音的次数最多。女生旁边站着纪尤佳，还有几个其他班的女生。

凌音在女生出现之后，终于恢复了些许生气。

“哦，席茜。”

声音有些发抖，眼眶顿时又红起来。那是见到朋友时才会有的委屈。

她有朋友。

雪绪看着凌音随着女生们出了教室，竟觉得松了口气。

大家都去了食堂，教室里只剩下几个人，整栋教学楼都安静下来。雪绪自带了便当，所以留在教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吃。MP3里下载的大多是轻音乐，在阳光充足的春日午后，时间缓慢下来，轻飘飘地上升。虽然处于活力四射的青春期中，但雪绪喜欢这样的祥和感。

雪绪过了好久才注意到这样和中多了一股违和的气息，下意识地转身回头，距离拉近，关真宴的五官突然放大几倍，雪绪吓了一跳，大脑瞬间混乱，手里的饭团条件反射地砸了过去。

关真宴似乎也没料到刚醒来就接受如此大礼，惺忪的眼睛顿时瞪大，软绵绵的被睡意困扰的思维一时没搞清状况。

等到两人反应过来，男生已经是满脸饭粒的狼狈相。

“啊——”

教室里剩下的几个同学被动静吸引过来，看到关真宴的模样，惊讶地叫出声来。

“真宴，你没事吧？！”

“颜雪绪！你故意的！”

“你怎么能这样对真宴？！”

男生的亲友团果然范围广大，雪绪自知理亏，但听到女生们的愤愤不平却失去了道歉的念头。她讨厌争吵，讨厌喧嚣，也讨厌迎合。女生紧紧盯着关真宴，等待着他这个被宠坏的王子会做出什么举动。

明明是受害者，却在女生变冷的目光里涌起了歉意，关真宴知道雪绪不是故意，为了安抚亲友团，厚脸皮地盯着女生说：“喂我吃饭团要喂到嘴里，我的鼻子和脸可没那个好胃口哟……”

接下来关真宴去洗手间洗脸，雪绪不知自己出于何种心理，竟然不自

觉地去翻了男生的抽屉。书包被抬起一点，底部漏出蓝色信封的一角。

它安静地躺在那里，被书包覆盖，被男生忽视，在黑暗里静静呼吸，等待被人开启。

它果然还在那里。

雪绪想起凌音一直低垂的头，虽然跟她不熟，也看不清女生脸上的表情，更猜不透她怎样在忐忑中度过这样一个早晨。但昨晚被自己意外撞见时，女生小兔一般受惊的模样，以及此前回头时空洞绝望的模样，都深深刻在了雪绪的脑海里。

让人心疼的模样，像雪衣。

她被遗弃的模样，似乎看到了另一个，过去的自己。

男生回来时一脸湿漉漉的，雪绪整理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啊，这下清醒了，下午都不会再瞌睡了。”男生抹了抹脸，自然地问道，“有没有纸巾？”

在对方的注视下，雪绪犹豫了片刻，掏出一袋纸巾递到他面前。

-06-

两点的预备铃打响时，凌音没有回来。整个下午，前面的座位都是空的。

席蓓在F班，雪绪不知道她的情况。中午同行出去的纪允佳若无其事地在课间宣布着夏日举办游园会的决定，错过了午餐的男生此时正享受着纪允佳带回来的三明治和牛奶，两人的目光相遇时，会默契地微笑。

一切都很正常，只有前面的座位是空的。期间班主任有询问过一次，得到“我也不清楚”的回复后也不再追问，任课老师似乎都没觉察到这样的角落里，有一个人缺席。

于是雪绪更加在意。

地上有什么东西总是磕脚，雪绪低头去看，发现是粉笔头。食指般的长度，掉落在地时被摔成几截，又在女生几次试探的碾压之下，彻底碎了大半，白色的粉末在地上晕开，被尘埃染成脏脏的灰色。

是早上打过凌晨脑袋的粉笔头。

觉察到女生好几次偷偷看自己，关真宴有些莫名其妙。之前一度觉得自己和一块木头同桌，今天却频频发生意外。

“匹诺曹？”英语课上，男生递过来一张纸条。

雪绪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木偶变成的人，所以会动。”关真宴靠过来低声说，“难道雪绪冰冷的心终于被我融化了？”

一如既往的厚脸皮。

雪绪瞪了他一眼，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只见男生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才发现现在是提问环节。走神的状态下，雪绪连英语老师什么时候叫男生的名字都没听到，更别说问的什么问题了。但男生稍稍思索片刻，便回答了老师的提问，答案自然准确无误。似乎是很难的问题，大家投来钦佩的目光，老师也满意地给予了赞赏。

“变态啊。”雪绪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放学后关真宴被班上的男生拉去打球赛，纪尤佳作为班长，更作为男生的绯闻对象，尽心尽责地负责拉拉队和后勤安排。不过是班级之间的友谊赛，成败不值一提，只因男生的加入，所以与之相关的一切都闪闪发光起来，让人不得不重视。

真宴收拾好书包赶去场地，自始至终，没有发现躺在抽屉里的信件。眼看男生就要走出教室，雪绪忍不住叫住他。

“关真宴……”

话刚出口就后悔，说到底，关自己什么事。

“嗯？”

雪绪第一次叫他的名字，男生意外地转身。

女生犹豫下来，正巧此时纪尤佳出现，自然地搭上男生的胳膊，一脸甜蜜的笑容：“真宴果然还没下去，我刚刚去老师那里做完汇报，我们一起走吧。”

“哦，好。”男生笑着答应。

看到两人亲密地出了教室，雪绪才放松下来。

差点儿多事。

结果还是做了多事的举动。

雪绪出教室前，只想着“会被打扫教室的同学发现，八卦的人说不定会拆开来”，所以鬼使神差地将抽屉里的信放进了自己的书包里。

高一A班的公区在室内体育馆前面，往左走是学校礼堂，距离教学楼有一定距离，因此面积比别的班级大了整整一倍，而且是去往室内体育馆的必经之地，每天的打扫并不轻松。尤其是擦两边的花台时，还要格外小心不要将植物间的小蚊虫吸进鼻腔里。

雪绪之所以独自承担这样的劳动，是因为上学期的冬季运动会上，被安排参加跳远的她缺席了。临阵脱逃的行为让严肃刻板的班主任大发雷霆，将班级没有取得好名次的责任也一并算在了她头上，加上雪绪不喜争辩，懒得说出“是因为接到补习班老师的电话，手工课时雪衣不小心出了意外”这样的理由，因此在班主任眼里成了完全是藐视权威的逆反行径，于是最后的惩罚敲定在“新学期开学后一个人负责公区的卫生，直到春季运动会上为班级争光为止”。

雪绪没抱怨什么，一个人做事为她免去了不少困扰，就好像每天放学时，一个人走在路上，可以玩游戏可以看书，不用费心去琢磨旁人的目光，也不用挖空心思去顾及旁人的感受。这些细碎的满足和舒适，足以弥补“一个人”的空寂。

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但一定有人懂。至少雪绪可以确定，游光远就是